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廬 劇

(第六集)

✓安安送米 ✓雙 鎖 櫃

✓張四姐鬧東京

✓琵琶記 ✓白 燈 記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字 数: 192,600字

册 数: 500本

出版日期: 58年5月

安安送米

王业明 王少田口述本

前 言

陶氏听信弟媳姜姑讒言，逼子姜时休棄媳妇扈三春。扈自尽未成，投蘆林菴为尼。其子安安，得知此情，积米百石，送至菴中，母子相見，悲痛異常。姜时至临江河波水，与扈相遇，在蘆林中辨別了是非。姜向母亲敘明，陶氏亲至蘆林菴，邀扈回家，一家重聚。

該剧皖西、皖中一带的蘆剧团很少演唱，多流行在长江两岸各剧团。

人 物：

陶 氏（简称陶）	姜 时（简称姜）
扈三春（简称扈）	姜 姑（简称姑）
师 傅（简称傅）	黄員外（简称外）
老尼姑（简称老）	小尼姑（简称尼）
家 院（简称院）	

第 一 場

（扈三春上）

扈：（唱）正在家中把地扫，想起家务犯懊糟。奴夫京中去赶考，不知可能把名标？婆母牙床病未好，每日床前把她瞧。慌慌忙忙病房到，我把婆母来捶腰。（安安上）

安：（唱）梳粧洗臉到書房，回头叫声老亲娘。

（白）母亲，母亲！（扈聞声退出門外）

扈：（白）奴才，为什么这样大呼小叫？不要吵了你的祖母！

安：（白）母亲，今天你要把飯煮早一点才好。

扈：（白）儿哪，你为娘那天飯煮迟哪？

安：（白）母亲，飯煮迟了，先生要責罰于我。

扈：（白）儿哪，只为你的祖母要我服侍，送茶送水，煎湯熬藥，有时飯是迟了一点。

安：（白）母亲，儿知道下次不說了。我去告訴先生，到書房去了。

（下、扈輕手輕脚的入病房、陶氏暗上）

扈：（白）婆母，你老人家今天可好些了，可要茶吃？

陶：（白）儿呀，娘倒想喝，沒奈这井水难以下口。

扈：（白）母亲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陶：（白）儿哪，娘倒想起一处的水，不知你可能办来？

扈：（白）母亲，你想那里的水吃，儿定能办来！

陶：（白）你娘心想临江河水喝，但路太远了。

扈：（白）不要說那临江河离家只有五里之遙，就是五十、五百里，你媳儿也要办来！

陶：（白）好个孝顺媳儿，你就快去吧。（下）

扈：（白）母亲保重身体，快快安睡，孩儿这就走去办来。

（唱）老娘亲在病房把身来安，你孩儿去担水早去早还。行步儿来至在东厨內站，拿水桶取架鉤挑起扁担。扈氏女担水桶家門出定，又得见我姑母来到家园。（姜姑上）

姑：（白）离了庙堂，来到家堂。

扈：（白）姑母来了。

姑：（白）姪媳儿，你慌慌忙忙那里而去？

扈：（白）姑母，因母亲想吃临江河凉水，儿去担水。

姑：（白）这样远的路，你不要去吧！

扈：（白）姑母，孩儿要去，等挑水回来，再与姑母談話。

（唱）辞別姑母出門庭，担水回来再談心。（下）

姑：（白）今天来的机会真好，姪儿去京赶考，安安上学未回，三春去挑水。把我一肚子的主意，全拿将出来，一定要叫他妻离子散，报报把我赶出门不再过问之仇，出出我心头之恨！待我到嫂嫂病房去吧。（进门，陶氏暗上）嫂嫂呀！

陶：（白）你是那一个呀？

姑：（白）是你弟媳呀。

陶：（白）哎呀，我被病害昏了，姑娘都不认识了。

姑：（白）嫂嫂，你得的什么病呀？

陶：（白）妹妹，我这病害的多少日子了，如今还不見回头。

姑：（白）嫂嫂，虽然我到今未家，你的病我也听人讲了。

陶：（白）你听讲了什么？

姑：（白）你有这样媳妇，病怎能得好？今日来家，我就是因为这事。

陶：（白）我媳妇还好呀？

姑：（冷笑白）嫂嫂，你在病床，那里知道，你媳妇可把人气坏了。连我也不愿来家！

陶：（白）她做些什么事？

姑：（白）我来问你：她杀鸡煨汤，可把你吃了？

陶：（白）我未吃着。

姑：（白）她在家偷米换糖，可把你吃了？

陶：（白）我也不知道呀？

姑：（白）还有一桩事情，说了你心里不要难过。

陶：（白）还有什么事？

姑：（白）她在花园，搭下台子，日夜烧香拜佛，咒骂你死，你可知道？

陶：（白）此事是真？

姑：（白）谁来瞞你，就因为这我也不来家中，我听說姪儿上京去了，你有病在床，才来家中看望与你。唉！我实在不放心你的毛病呀！

陶：（白）妹妹，难怪我的病症，日久不能复原，这便怎好？

姑：（白）我倒有办法，但不知你听是不听呀。

陶：（白）妹妹請講。

姑：（白）依我的主意，候我那姪儿回来，将她休掉，家里才能太平！

陶：（白）妹妹，如然休了媳儿，有什么条款哩？

姑：（白）有条款。我向你說，你莫說是我講的。

陶：（白）你且說來。

姑：（白）第一她偷生摸熟，第二偷吃鷄湯，第三不孝婆母，这也就够了逐出之罪了。你要怕她回来，可以写三件事。

陶：（白）那三件事？

姑：（白）第一是高山滚石。

陶：（白）此話怎講？

姑：（白）高山上滚下来的石头，还能再滚到山上去嗎？

陶：（白）不錯。那第二件呢？

姑：（白）水流东海。

陶：（白）此話怎講？

姑：（白）水流东海不是永不回头嗎？

陶：（白）也对。还有第三件呢？

姑：（白）紅日照雪。

陶：（白）此話怎講？

姑：（白）雪化冰消，再也沒有回头之日了。

陶：（白）就依你的主意。

姑：（白）話是我向你所講，如果你儿子回来，不要說我講的；就說是你自己的主見。

陶：（白）我記下就是。

姑：（白）嫂族，我委告辭了。

陶：（白）妹妹，何不在家寬住一时。

姑：（白）我箱里还有事情，要回去了。（下）

陶：（唱）这大病害的我昏昏沉沉，听此言我的病又加十分。等候着我的儿回家来轉，几件事一桩桩細說几听。我的儿他要信老娘之話，定休了龐氏女決不留情！（下）

第 二 場

(姜时上)

姜：(唱)上京城赶功名三月开外，在京城未得中落榜回来。行步儿来至在自家门外，进了家到堂前自有安排。

(白)来此已是家门，厖氏妻那呢？怎么，没人答话，她上那家去了？不如去到上房，问问母亲的安宇。(转场)母亲那重？(陶氏上)

陶：(白)誰人說話？

姜：(白)姜时儿回来了。

陶：(白)我儿回来了。儿哪，你再也不回来，怕就会不着你的母亲了！

姜：(白)母亲，难道你的毛病，到如今还未好嗎？

陶：(白)儿呀，我这个毛病，怎能得好啊！

姜：(白)母亲怎說此言？

陶：(白)我儿那里知道你妻子之事。

姜：(白)母亲怎出此言？难道說你的媳儿厖氏，她有丕孝之意么？

陶：(白)儿哪，你莫問了，提起你那良婆娘，她可把老娘气坏了！

姜：(白)母亲怎出此言？

陶：(白)儿呀，自从你去京赶考，也不过三月光景，她在家中做的丕孝之事，真是一言难尽哪！

姜：(白)母亲，她做了什么丕孝的事情？請母亲向儿講来。

陶：(白)唉，丕講也罢。

姜：(白)請母亲向儿講来。

陶：(白)她在家杀鷄燉湯，瞞着老娘；偷米換糖，也瞞着老娘。还有一件大大丕孝的事情！

姜：(白)什么大大丕孝的事情？

陶：(白)她在花园，燒香拜佛，咒罵为娘早死。你叫我的病怎么能好呀？

姜：(白)母亲，这事从何而起？

陶：（白）儿哪，那天我的病稍好一点，我在門口，亲眼所见，还能冤枉她不成嗎？

姜：（白）母亲，她上那里去了？等她回来，我亲自問問于她。

陶：（白）儿哪，你不必問她了。

姜：（白）依母亲之見呢？

陶：（白）我儿要有孝母之心，等她回来，一笔休掉！

姜：（白）母亲哪！

（唱）听了母亲这番話，孩儿心中如刀扎，母亲病房安身睡，一本休書休掉她！（扈三春上）

扈：（白）太阳落山天色晚，三春担水轉回还。男孩子担水沒多重，女孩子担水难上难。行步来在門口站，得見奴夫轉回还。

姜：（唱）手指賤人一声罵，罵声賤人作事差！在家不把好事做，为什咒罵我的媽？抓住青絲一頓打，賤人不要在我家！

扈：（唱）奴夫回家把臉变，不知为的何因原？我待婆母真心意，为什反罵妻不賢？这事叫妻实不解，快把实话对我言。

姜：（唱）賤人不必强口辯，老母向我說真言。你做事情母亲見，你在花园有不賢。头发打开咒娘死，杀鷄燉湯私自煎。偷米換糖她看見，母亲說話是真言。

扈：（唱）件件事情全非真，不白之冤何处伸？叫声奴夫你息气，同到病房去对証。

姜：（白）賤人休要强辯，老母有病莫多言！写下休書交与你，远处逃奔莫留恋！高山滾石难回轉，水到东海不回还，紅日照雪永不現，各奔东西两无緣！

扈：（唱）千講万講夫不变，倒把扈氏犯了难。要我走来不要紧，看看婆母等安安。我要与他会一面，死在外乡心也甘。

姜：（唱）賤人休要再多言，推出賤人把門关！（把扈推到門外，关门，扈扑上）

扈：（白）唉，夫呀！

（唱）一見丈夫把門关，如同鋼刀刺心間，急急忙忙向前去，茫茫四路到那边？（下）

第 三 場

(姜姑上)

姑：(白)我乃姜姑，想起当年，夫主去世，家中貧寒，无法度日。前去娘家借貸銀米，可恨姪媳和嫂嫂，不但不借銀錢，反逼我改嫁，是我万般无奈，跳出紅尘来此白云庵出家为尼。这口气恨，还在心中，我一定要捣乱他家，叫他家破人亡。前次回家，在嫂嫂床前，搬弄姪媳的不孝，不知现在姪儿可曾返家，休掉姪媳。我不如下山，前去探問探問便了。
(下)(扈三春上)

扈：(唱)奴的夫他休我不明不諳，我不知为的是什么根源。休了我扈三春心也情頗，想起来三代人怎把身安。老婆母年紀大病体未好，下有我七岁儿名叫安安。中又有奴的夫少在家里，前思思后想想多少艰难。倒不如在山林行下短见，无臉面在世間何地身安？进林中解下帶去寻自尽，(姜姑上)

姑：(唱)来了姜姑了下山。

(白)哎呀！前边林中有一女子上吊，赶快救她。啊！原来是姪媳？赶快醒来！

扈：(唱)一陣昏来一陣沉，昏昏沉沉不知情。用手搓开昏花眼，得见姑母在跟前。

姑：(白)儿媳哪，你为何到这林中寻此短见？

扈：(白)姑母呀！婆母染病在床，是我到江河挑水，孝敬父母。回得家来，我那无义的丈夫，也从京中落榜而归，不由分說，把我休了在外。无处投奔，因此到这松林寻下短见。

姑：(白)哎哟！这是那个坏人，搬唆你們不和。姜时小姪也太可恶，那去找这房賢德的媳妇。因何休你？实在是令姑母心里又难过又气。儿哪！你不要如此，我有心想送你一陣回家，不知你心里怎样？

扈：(白)儿是不回去了。

姑：（白）儿哪，你不回去也对，想你的婆婆染病在床，你这样孝敬，她反倒說你不賢；你那丈夫，脾性剛強，虐待于你，送你回去，还是要受他們的苦待。要是他們再要坑害于你，倒是姑母的罪过了。依我之見，你就不回去罢。照我看天下的鍋都是仰着燒，还愁在外就餓坏了吗？現在前村有个黃員外，家有百万豪富，米穀成倉。他的夫人下世去了，想找个填房的夫人，進門就当家，你要去到他家，岂不是糠籩跳米籩去了。儿哪！你該願意吧？

嬸：（白）姑母，你出言太亲了！

（唱）姑母說話少理情，你把三春看太輕。好馬不配双鞍子，烈女怎嫁二夫家，馬配双鞍不能走，女从二夫落罵名。我要死來你隨我，劝我重嫁万不能！

姑：（白）咬牙切齒一声恨，恨声三春了不成！姑母好言将你劝，你把好人当坏人。单人独妻多富貴，穿不尽綾罗戴不尽金。万貫家財由你掌，一生衣祿不求人。

嬸：（唱）你要人头拿刀劍，想我另嫁万不能！

姑：（唱）手指三春一声罵，你拿言語伤姑媽！劝你出嫁是好意，活活的打死小冤家。手举皮捶将你打，（打介）

嬸：（唱）用手托拳叫姑媽。

（白）姑母呀！姑母！你不要打了，你孩儿頓嫁了。

姑：（白）好呀，人情好做，不如早說，省得伤了和气。好吧，你隨我同去黃府吧。

嬸：（白）姑母呀，不能前去！

姑：（白）怎么你又变了？

嬸：（白）姑母，世界上只有蘿卜青菜大街上去卖，那有婚姻送上門去的道理？被人看見，岂不笑罵！

姑：（白）不錯，那怎么办呢？

嬸：（白）姑母，我就在这松林等候于你，你先前去，叫他家来接我，岂不臉上都好看嗎？

姑：（白）這話不錯，你在这等候，我一时就来。（下）

厖：（白）且住！我用假言騙她去了，趁此机会，不逃走等到何时？

（急下）（姜姑上）

姑：（白）手拿一枝花，送喜到你家。来此已是黃府，待我叫門。有請員外！

外：（白）忽听人叫門，想是来了人。家院！（家院、黃員外上）

院：（白）何事？

外：（白）將門开开，看是何人。

院：（白）是。將門閃开，

姑：（白）姜姑进来。

院：（白）你来何事？

姑：（白）我有要事，望你告訴員外爷一声。

院：（白）員外，外有一尼姑求見。

外：（白）叫她进来。

院：（白）叫你进来。

姑：（白）參見員外。

外：（白）罢了。我前日託你一件大事，可曾办到？

姑：（白）員外，你老人家的事，那有不尽心之理，今日特来送信，人已找到了。

外：（白）人在那里？

姑：（白）現在松林之內。員外只要帶三百两銀子，小轎一頂，前去拾人就是。

外：（白）哈哈，家院，快拿三百两銀子，給这尼婆。

院：（白）是。（交銀）

姑：（白）謝員外。

外：（白）家院，快办小轎一頂，前去林內，拾你的太太前来。

院：（白）是，已經齐备。

外：（白）快与媒婆前去！（同出門）

姑：（唱）代人做媒机会好，三百銀子进了腰。只要把她哄上轎，下次事情我不包。

（白）到了，到了。

院：（白）請她上轎吧。（姑找厖不見）
姑：（白）哎呀，她往那里去了？待我快回員外。啟稟員外，那娘子不知那里去了？
外：（白）怎么，人跑了嗎？
姑：（白）找她不見，想是跑了。
外：（白）胆大的尼婆！你怎敢哄騙老夫的銀子？岂能饒恕于你！家院，把她三百兩銀子取回，給她暴打一頓！
院：（白）快把銀子拿來！
姑：（白）哎呀，我一点未动，銀子还你，求你莫打我罷。
外：（白）你这个恶婆，依老夫之气，把你送到官衙，重重責罰；念你是出家之人，下次不准你再到我的府中！倘要你再，打斷你的狗腿！
姑：（白）謝員外。
外：（白）家院，搭轎回去罷。
院：（白）是。（下）
姑：（白）好个三春，你可气坏我了！
（唱）手指三春一声恨，恨声三春不是人。你不答应不怪你，連累我騙黃大人。一两銀子未贏到，險些打我不活生。这真是三九心里吃凉水，点点仇恨記在心。（恨恨地下）

第 四 場

（厖三春上）

厖：（唱）身又大来足又小，走起路来乱跌交。走过山崗到山洼，不知那低与那高。只顧逃命向前走，那顧由低与山高。急急忙忙向前走，前边現出河一条。

（白）厖三春哪，厖三春！怎么你的遭遇就是这样的苦啊？被那无义的丈夫休出，在那松林上吊，又遇姑母逼我嫁人，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慘！想我逃奔到此，四路茫茫，向那里逃命？唉！不如就在这河中一死罢了！

（唱）厖三春在湖边珠泪滿腮，想起来家中事怎不伤怀。我婆母

在家中她把病害，小安安才七岁未长起来。姜时夫做生意常常在外，三代人在家中怎样丢开？叹不尽无限苦投水一死，（小尼姑上）

尼：（唱）小尼姑忙上前拉住裙釵。

（白）你这位娘子，因何投江？

龐：（白）哎呀小师傅！你不救我，由我下江去吧！

尼：（白）呃！自古道：螻蛄尚且貪生，岂但人乎？今天也是我們有緣，从此經過，怎能見死不救。你为了何故？

龐：（白）师傅呀！

（唱）家住在河南省陈州府內，姜家庄上有家門。我丈夫名姜时上京赶考，老婆母身有病臥在房門。临江河担好水来把母孝，我丈夫回到家变了良心。他不言又不語将我來打，写下了休書紙赶我出出門。休出我女裙釵沒有路奔，来到这大江边才把死寻。

尼：（白）大娘，听你之言，是未招着好丈夫，前来投江？那就不必了。古言語：宁在世上挨，不在土內埋。你不如随我同陣去到蘆林庵中，见我师傅，請她搭救于你，岂不是好？

龐：（白）蒙小师傅大慈大悲，我們一同前去是了。

尼：（白）如此走吧。

龐：（唱）这才是处处村村有好人，亏她救我见师尊。来到庵前身站定，

尼：（唱）报与师傅得知情。

（白）师傅那里？（师傅上）

傅：（唸）扫地不伤螻蛄命，爱惜飞蛾紗罩灯。

（白）徒儿，請为师作什？

尼：（白）师傅，今日弟子由前边回来，途中遇一女子投江，是我将她搭救。

傅：（白）现在那里？

尼：（白）现在庵外。

傅：（白）快叫她进来。

尼：（白）大娘子，師傅叫你進來。

尼：（白）是。見過老師傅。

傅：（白）罷了，不必多禮，請坐下說話。

尼：（白）謝坐。

傅：（白）你這位娘子，因何尋此短見？對我講來。

尼：（白）師傅呀！只為丈夫變良心。寫下休書趕出門。因此投江尋自盡，小師傅救我又復生。望求師傅搭救我，永生永世不忘恩。

傅：（白）哎呀，原來如此。只是廟中也能收留于你，怎奈出家之人，受苦異常，你可能吃苦？

尼：（白）我情願修行，不怕吃苦。

傅：（白）娘子不要看輕了，這佛門弟子，談何容易。白天要砍柴挑水，晚上要跪佛唸經，你不要凭一時氣憤，走入空門。

尼：（白）只要師傅收留，三春件件做到。

傅：（白）既然如此，就隨為師后邊換衣，帶發拜佛罷。

尼：（白）多謝老師傅。（同下）

第 五 場

（安安上）

安：（唱）拜罷先生出書房，回家去看祖母、娘。第一去家用午飯，第二去看老親娘。到家來在堂前站，不見親娘為那桩？

（白）母親，母親！怎么母親那里去了？莫非在祖母的病房之中，待我前去。（進門）母親，母親！哎呀，那里去了？我來問問祖母。祖母大人！

內：（白）孫兒回來了？

安：（白）祖母，我的母親那里去了？

內：（白）你母親不知那里去了。你問那個賤人作什？

安：（白）哎呀，這是為何？待我去到書房間問父親。（轉場進門）父親大人。（姜時上）

姜：（白）儿哪，你回來了？

安：（白）回来了。爹爹，我的母亲那里去了？

姜：（白）儿哪，你不要問她了。

安：（白）爹爹，孩儿往日回家，欢欢乐乐，今日为何一家生气，不见母亲，是何道理？

姜：（白）儿哪，你站在一旁，听为父一言道来：

（唱）你父落榜回家轉，誰知你母变良心。偷米换糖主家敗，廚房偷吃是真情。敗我家財我不講，咒你祖母命归阴。披头散发把她咒，跪地焚香禱神灵。祖母之話我不信，这事还有对証人。你父心中多生气，才把你母休出門。

安：（唱）听了爹爹說出声，如同掉入冷水盆。难怪我前边叫母母不答，廚房叫母母不应。你把我母来休掉，誰人撫养姣儿身？三餐茶飯誰人煮，浆洗衣服誰繼承，父做事孩儿不敢講，怎能申言怨父亲。花言巧語爹爹哄，儿回書房唸字文。母亲他坏我不想，不是撐門长志人。辞別父亲書房去，打听母亲何处存。（下）

姜：（唱）小人說的大人話，講的心中似刀絞。母亲之命我应避，一口之氣體了她。忍气吞声書房坐，少时病房去看媽。（下）
（安安上）

安：（唱）父亲休母不敢講，用了巧計进書房。書房唸書是假意，四乡八鎮去寻娘。如能找到我的母，問問根底放心腸。如若找不到我的母，死在外边不返乡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恼悶愁悵瞌睡多。身疲力乏难行路，打盹一时再找娘。

（小尼姑上）

尼：（唸）領了师傅命，去做化緣人。来到山脚下，見一小書生。

（白）这位小書生醒來，你在地下打翻，虫兽甚多，豈不怕咬坏了你？（安醒）

安：（白）哎呀，我怎么倒睡熟了！你这位小师傅是那里来的？

尼：（白）我住这山后蘆林庵。

安：（白）你把我喚醒，有何事情？

尼：（白）我怕你在地下被虫咬了。

安：（白）你真是多事，扰乱我的瞌睡。

尼：（白）你这位小哥，小小的年纪，为什么不在家中，跑到这荒山野地来打翻呀？

安：（白）你问我的来历吗？

尼：（白）正是。

安：（白）我家住在陈州府，姜家村。我爹名叫姜时，我名叫安安。

尼：（白）因何一人到此？

安：（白）我爹爹和母亲生气，把母亲休出外，我来找母亲的。

尼：（白）你母亲叫什么？

安：（白）我母亲叫庞三春。

尼：（白）你想见她吗？

安：（白）当然想见。

尼：（白）小哥哥，你的母亲还在。

安：（白）她在那里？

尼：（白）前些日我在外面做法事回庵，在临江河上遇一女子投水，是我把她救起，同回庵。她名叫庞三春，想是你的母亲。

安：（白）哎呀！那就对了！她定是我的母亲，小师傅，快带我前去。

尼：（白）慢来！我今日有师命在身，要去化缘，不能陪你。

安：（白）师傅，可能大发慈悲，带我去见母亲。

尼：（白）小哥哥，你的母亲，现在还不在于庵中，如今挑水砍柴去了。
唉！我们修行人太苦了！

安：（白）想我母亲定是很苦。听师傅之言，现在还不在于庵中，我不如积些米钱，送给母亲，岂不是好？小师傅，你那庵在那个地方？

尼：（白）就在前面山下，名叫蘆林庵。

安：（白）谢师傅指点。（尼下）

（唱）到如今才听到真情实话，才知道我母亲蘆林出家。回家与祖母把计用下，或聚钱或积米送给妈妈。行步儿回到了家门以下，我拿了假言语哄骗了她。

（白）祖母那里？

(陶氏上)

陶：(唱)有老身害了病头疼眼花，又只见小孙儿轉回家。

(白)孙儿，往日放学甚迟，今日为何这样的早？

安：(白)祖母，非为别事，只因先生之命，說道赶考之期已近，叫我們赶紧用功，唸讀文章。

陶：(白)这是好事。

安：(白)祖母，先生言道，这几天在書房要做詩篇，学生們都要从家里帶伙食前去，免得来往，誤延時間。我心想叫祖母每天給我大米半升，帶到書房，不知祖母意下如何？

陶：(白)既然如此，家中也正少人燒鍋，忽早忽迟，誤你攻讀詩書。从今日起，每天給你大米半升，銅錢十个，买点燒火油鹽，到書房弄飯，也就是了。

安：(白)多謝祖母。

陶：(白)儿呀，唸書要紧。你要好好攻書。

安：(白)謹遵祖母訓教。孙儿領米，这就上学去了。(陶給米下)

安：(唱)辞別祖母出門庭，这一巧計用的能。只要祖母她相信，省錢余米送娘亲。将身来在土地庙，我把土地叫一声。

(白)土地公土地婆，你是当方的神灵，要代百姓当差。我想余米救母，每天在此丢下一把，你要好好的看着，如果被小鷄麻雀啄少一粒，我要找你算帳！你記好了。

(唱)招呼土神把心放，慢慢余米送亲娘。这时且回書房內，用心用意唸文章。(下)

第 六 場

(庵三春上)

庵：(唱)庵三春在庙堂双目淚掉，想起来好苦命受尽煎熬。只想到在世間荣华富貴，誰想到来出家把水来挑。人在庵心在家婆母可好，不知道奴的天他可辛勞。七岁儿在書房文章来唸，母和子心連肉如今未拋。庵三春挑水桶正向前走，又